



R2-53

38

序

小道之中切於民生日用者醫卜二端而已卜者最不可憑而可
 憑醫者最可憑而不可憑者也蓋卜之爲道布策開兆毫無據依
 而萬事萬物之隱微變態俱欲先知洞察此最不可憑者也然驗
 者應若桴鼓不驗者肖若冰炭愚夫愚婦皆能辨其技之工拙也
 若醫之爲道辨症定方彰彰可考薑桂入口卽熱芩連下咽知寒
 巴黃必瀉參朮必補莫不顯然但病無卽愈卽死之理症有假熱
 假寒之異上下殊方六經異治先後無容顛越輕重不得倒施愈
 期有久暫之數傳變有淺深之別或藥不中病反有小效或治依

R2-5
38

三三三

正法竟無近功有效後而加病者有無效而病漸除者有藥本無
誤病適當劇卽歸咎於藥者有藥本大誤其害未發反歸功於藥
者病家不知也醫者亦不知也因而聚訟紛紜遂至亂投藥石誰
殺之誰生之竟無一定之論此最無憑者也事旣無憑則技之良
賤何由而定曰有之世故熟形狀偉勦說多時命通見機便捷交
遊推獎則爲名醫殺人而人不知也知之亦不怨也反此者則爲
庸醫有功則曰偶中有咎則盡歸之故醫道不可憑而醫之良賤
更不可憑也若趙養葵醫賈之盛行於世則非趙氏之力自能如
此也晚邨呂氏負一時之盛名當世信其學術而并信其醫彼以

爲是誰敢曰非況祗記數方遂傳絕學藝極高而功極易效極速
而名極美有不風行天下者耶如是而殺人之術遂無底止矣嗚
呼爲盜之害有盡而賞盜之害無盡蓋爲盜不過一身誅之則人
盡知懲賞盜則教天下之人胥爲盜也禍寧有窮哉余悲民命之
所關甚大因擇其反經背道之尤者力爲辨析名之曰醫賈砭以
請正於明理之君子冀相與共弭其禍雖甚不便於崇信醫賈之
人或遭謗黷亦所不惜也乾隆六年二月旣望洄溪徐大椿題

孫谿逸士朱記榮槐廬校刊



醫貫砭卷上

吳江徐靈胎洄溪著

男

熾鼎和校

十二官論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

主明主字緊頂上文主字來下文何得云別有一主

醫書石
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爲天下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
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爲天下者其宗大危
戒之戒之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
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爲良恍惚之數生於毫釐毫釐之數起於度
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書專爲八味六味而作欲表章二方必先講明所以然之故徧閱經文並無其說只有心主之官一語又是斷斷不可用二方者只得將命門二字增入然後二方可爲十二官之主藥其作僞之心如此

玩內經註文卽以心爲主愚謂人身別有一主非心也

開口卽闕內經此乃

邪說謂之心主之官當與十二官平等不得獨尊心之官爲主若之根

以心之官爲主則下文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當云十一官矣此理

甚明何註經者昧此耶

明明說君主則極尊之稱矣何以不得尊之其曰十二官危者蓋主不明則心亦自

病也若曰十一官則主不明之病反不在內於義爲不備矣

蓋此一主者氣血之根生死之關

十二經之綱維也

或問心既非主而君主又是一身之要然則主果何物耶何形耶

何處安頓耶余曰悉乎問也若有物可指有形可見人皆得而知

之矣惟其無形與無物也故自古聖賢因心立論而卒不能直指

其實

因心立論仍是說心不是說命門也據爾言則從古聖賢當以命門立論矣

孔門之一貫上紹精

一執中之統惟曾子子貢得其傳而二子俱以心悟而非言傳也

設以言傳當時門人之所共聞不應復有何謂之問也後來子思
衍其傳而作中庸天命之性以中爲大本而終於無聲無臭孟子
說不動心有道而根於浩然之氣而又曰難言也

人因外感內傷而生疾病用草

木金石之藥補之瀉之寒之熱之以調其氣此乃極平常之理偏
要說到四書六經談性談命傳道等語與疾病何涉卽內經所云
司天運氣義極精微亦不過指六淫之氣感人耳何嘗大言欺人耶老氏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曰

玄牝玄牝之門造化之根又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佛氏心經云
空中無色無受想形識無眼耳鼻舌身意又曰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夫一也中也性也浩然也玄牝也空中也皆虛名也不得已而
強名之也立言之士皆可以虛名著論至於行醫濟世將以何味

的爲君主之藥而可以綱維一身之疾病耶

此段乃其邪說之所從出其云一貫大本

難言萬法歸一皆暗指命門爲言則古聖賢道統之傳並與心上毫無干涉祇是傳此腎中命門之訣而八味六味二方乃是一貫大本難言萬法歸一之補藥此等怪論自開闢以來未之或有小人之欺世至於此極而粗通文理之人觀之不但不怪且以此人爲真知孔孟之學者亦大可怪矣

腎有二精所舍也生於脊膂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形如豆

豆相並而曲附於脊外有黃脂包裹裏白外黑各有帶二條上條

係於心包下條過屏翳穴後趨脊骨兩腎俱屬水但一邊屬陰一

邊屬陽越人謂左爲腎右爲命門非也命門卽在兩腎各一寸五

分之間

此本舊說然亦影響杜撰之語與內經全不合也

當一身之中易所謂一陽陷於

二陰之中內經云七節之旁有小心是也名曰命門是謂真君主

內經何不言命門者君主之官耶乃一身之太極無形可見既云小心何以無形兩腎之中

是其安宅也按內經並無命門之說惟靈樞根結篇云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衛氣篇亦云命門者

目也素問陰陽離合論云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王啓玄註云命門者藏精光照之所則兩目也經文所指命門皆以目言蓋以

目爲五藏六府精氣所注故曰命門又門者出入開闔之地目之精光內瑩外照而啓閉隨時於門字義爲切若腎中一點真陽而

謂之門義亦不合其右旁有一小竅卽三焦內經明云上焦如霧中焦如

杜撰三焦者是其臣使之官經云三焦者決瀆之官膻中者臣使之官前段明明引過今乃以三焦爲

命門臣使之官何顛倒如是稟命而行周流於五藏六府之間而不息名曰相

火相者言如天君無爲而治宰相代天行化此先天無形之火與

後天有形之火不同

決瀆之官如何代天行事且命門而指為天君尤為支離

其左旁有一小

竅乃真陰真水氣也亦無形

火無形猶可水如何說無形且真字乃對假而言以三焦及此竅為真火

真水將心火腎水為假火假水耶且前竅名三焦此竅又名何物耶

上行夾脊至腦中為髓海泌其

精液注之於脈以榮四末

真陰之氣所泌者何物之精液且何以見得必從髓海中到四末

內注

五藏六府以應刻數亦隨相火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

之火不同

按靈樞營衛生會篇論中焦云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

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又云上焦亦與營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二十五度一周也經文鑿鑿皆指營氣而言今

乃移作腎中水氣杜撰不倫顛倒錯亂真讖語也

但命門無形之火在兩腎有形之中為

黃庭

無形之火前指三焦今又指命門

故曰是誰

五藏之真惟腎為根

腎為五藏之真何物

爲五藏之假耶褚齊賢云人之受胎始於任之兆惟命門先具有命門然

後生心心主血有心然後生肺肺主皮毛有脾然後生腎腎主骨

髓有腎則與命門合二數備是以腎有兩岐也

前云命門在中腎在兩旁今又引腎

與命門合爲二仍是左右對待之義前後支離如此可見命門爲十二經之主腎無此則無

以作強而技巧不出矣膀胱無此則三焦之氣不化而水道不行

矣膀胱與三焦鑿然兩府云膀胱無命門則三焦不化如何接續脾胃無此則不能蒸腐水穀而

五味不出矣肝膽無此則將軍無決斷而謀慮不出矣大小腸無

此則變化不行而二便閉矣心無此則神明昏而萬事不能應矣

將君主之官亦退而聽命於命門尙足當君主之稱耶此所謂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也此所謂三

字竟鑿然以內經亦以命門為主無忌憚已極余有一譬焉譬之元宵之熬山走馬燈拜

者舞者飛者走者無一不具其中間惟是一火耳火旺則動速火

微則動緩火息則寂然不動而拜者舞者飛者走者軀殼未嘗不

存也走馬燈中之物皆是死物所以惟恃火氣衝突機關而動若五藏六府各有生氣豈專恃命門耶惟其視五藏六府皆為

死物所以後文別無治五藏六府之方專恃一八味九治五藏六府之病其根皆在此也故曰汝身非汝所有

是天地之委形也引莊子語亦與上文不接余所以諄諄必欲明此論者欲世

之養身者治病者的以命門為君主而加意於火之一字養身補火已屬

偏見況治病必視其病之所由生而一味補火豈不殺人乎夫既曰立命之門火乃人身之至

寶何世之養身者不知保養節欲而日夜戕賊此火不節欲亦非專於戕賊此

火倘以斷喪之人一概補陽又爲殺人之術矣既病矣治病者不知溫養此火而日用寒

涼以直滅此火焉望其有生氣耶治法多端原不是專用寒涼亦不是專於補火也經曰

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以此養生則殃戒之戒之余今直指其歸元

之路而明示其命門君主之火命門竟指爲君火真千古之怪論乃水中之火相

依而永不相離也永不相離何以有上越之病耶火之有餘緣真水之不足也毫

不敢去火只補水以配火壯水之主以鎮陽光上文俱爲八味作地歩又恐遺卻六

味此處忽然轉出水不足之論邪說害人其苦心亦如此所謂作僞心勞也火之不足因見水之有餘

也水有餘之病不知是何形象若是虛寒等證不得爲水之有餘若是水腫等證亦不得專於補火總是欺人之大言殺人之捷

耳徑亦不必瀉水就於水中補火益火之原以消陰翳所謂原與主

者皆屬先天無形之妙非曰心爲火而其原在肝腎爲水而其主
屬肺蓋心脾腎肝肺皆後天有形之物也須以無形之火配無形
之水直探其君主之穴宅而求之是謂同氣相求文理不接斯易以入
也所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也若夫風寒暑溼燥火六者入於人

身此客氣也非主氣也主氣固客氣不能入

六淫未入之先專一用補服八味六味無

甚害若六淫既感邪已傷正仍一概用二方則非補主氣反補邪氣矣能不殺人耶且無病之人亦何必服藥既服藥則必視人之
氣體如何而後製方今之談醫者徒知客者除之漫不加意於主
亦何得專用二方也

氣何哉縱有言固主氣者專以脾胃爲一身之主焉知坤土是離

火所生而艮土又屬坎水所生耶

命門既是大極何以又屬坎若以坎論則坎水固屬腎而離火

又屬心仍不明乎此不特醫學之淵源有自聖賢道統之傳亦自

此不昧將命門爲道統言而所謂一貫也浩然也明德也假如孔子云參

乎吾道是火孟子云吾善養吾火

大學云在明明火豈不絕倒耶 玄牝也空中也太極也同此一

火而已太極是一團火有是理耶爲聖賢爲仙爲佛不過克全此火而歸之耳

小子之一論闡千古之未明見者慎勿以爲迂仙佛我不能知若全此火卽爲聖賢

眞乃千古之怪論宜其自稱爲闡千古之未明也○此篇之論專

爲盡天下之病皆用八味而設便講出儒釋道三教之合一以見

八味之不可不用此等亂道無一字連貫稍通文理之人見之宜

無不知其狂悖即使其醫道果精見此等議論亦并其醫道而疑

之乃世之號爲通文理者讀之反以爲眞知性命之理因此益信

其醫學之精而八味竟不但爲治病之藥實性命之所係一日不

可廢者嗚呼吾憐趙氏尤憐讀趙氏之

書而崇信之者其愚更勝趙氏百倍也